



目录

第一章 牙师长	1
第二章 最后的晚宴	8
第三章 满桌珍馐	17
第四章 南霸天	26
第五章 上山	39
第六章 夜	49
第七章 泉寨征丁	57
第八章 三百一十八号壮丁	64



第九章 暴狱	72
第十章 水牢	80
第十一章 辜马	84
第十二章 大盐村	91
第十三章 盐妇	100
第十四章 丧礼	110
第十五章 山路坎坷	119
第十六章 头马	127
第十七章 鹞	136
第十八章 处决	143

1939

第十九章 大峡谷	151
第二十章 天地静谧	159
第二十一章 这就是战争	167
第二十二章 九凤	176
第二十三章 劫	183
第二十四章 复仇	191
第二十五章 沧海	199
第二十六章 炸弹与裹尸布	208
第二十七章 穆圆圆	218



第二十八章 背水一战	227
第二十九章 死之陷阱	236
第三十章 海有九层	244
第三十一章 蛇	251
第三十二章 两个女子	259
第三十三章 慈悲	267
第三十四章 浮怪哲夫	275
第三十五章 同归于尽	283
第三十六章 向海的深处	291
第三十七章 兄弟	300
尾声	311

第一章 牙师长

十万大山早于一切朝代。不过到了民国初年，山之北的粤北叫广东，山之南的粤西叫广西。钦州湾岸上有两支旺族，一族阮姓，一族蒙姓，蒙县长父母一姓阮一姓蒙。蒙县长还是纨绔少年时就把个童养媳休了，娶了个在射猎时候认得的十万大山山大王的千金，一夜里变成革命青年，就敢丢下一媳两仔，一袭轿从山之南翻过山之北，入黄埔，北伐，残疾，熬到抗战广州保卫战失败，险些彻底报废。国民党累战累败，有感于长沙保卫战的经验，于黄埔系笼罩军界政界的同时，力擢北伐残疾军人为地方官，蒙县长还是一袭轿，从山之北回到山之南当钦浦县县长来了。所不同的是轿前头得得得多了匹骑着小妾的马，轿里换了一杆箫，过去是与那独弦琴和奏的竹箫，这会是腾云驾雾的仙箫¹⁾。因为蒙县长到任第五天就在海上浮尸了，县志上记的是有名的短命县长，可在老百姓的舌根，就记着是鸦片县长。“抗日哪用刀和剑，一杆仙箫九丈烟。不是黄雀不上树，不是神仙不登天。”本事有什么用？能在十万大山上翻过去翻过来也没用，鸦片县长的名是永世不能翻身了。

蒙县长从1939年12月10日到17日，仅在任上七个昼夜即以身殉国。

蒙县长翻过十万大山从广东回广西当县长，也算翻了一回青天，当时他就气闷，出城欢迎他呢，就几副破钹闷鼓的，就十来个满脸菜色的，就几个戏子领百来号破裤裆的；唱歌呢，居然不是孙文版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而是宣统三年的“巩金瓯，承天帙，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到得老宅老院才听堂上老人说：“反了反了，小时候抬你轿子装腿酸把你摔塘桥，你妈说猪哥要杀你呢，我还骂你妈嘴贱，那时候杀他也就一狗棍，师座啦，说，战时条令，杀乡长要省子弹，杀县长要省棺材。一张令文，我们归上上户，三千光洋掙走了……”“猪哥？猪哥当师长？师长是什么你知道？团、旅才到师噢，团都要全国编号噢，师长，他妈十万大山毛猴他谁下山不叫自己司令噢，土匪司令，广州杀猪他只能干拔毛的，师长？这什么年头，乱冒师长，要杀头的呀！”“你还不信？他师长知道你要

1. 仙箫——指鸦片烟枪。

露头他才嚎呐，你县长不懂驻军师长？杀都杀了半个县衙了！”“呀嘴！”还呀嘴，牙营长到了。蒙县长老父骂师长的嘴还腥着，这回滚下摇椅来呼道：“侄！侄！”牙营长是牙师长侄，求亲切，他更喊侄。蒙县长受不得这辱没，寒噤问道：“老人叫侄，你我算兄弟？”营长可没笑，啪地歪了个军礼，不卑不亢，哼道：“蒙县长，师长有请。”蒙县长就青了，手比脸还青。这么说，当年的书童兼轿夫猪哥真的当了师长。蒙县长十年来一瘸一瘸地走路，一眨一眨地看人，心里慢慢地养了北伐功臣的傲慢，可这下子全身骨头是板了大硬大酸，曲也不是板也不是。他不怨他当年且恩且宠的奴才狠，他怨他出生入死跟随的小诸葛白崇禧奸。他出院门上轿，心中只念着一件事：桂林行营主任，小诸葛，跟老蒋久了，你什么都学到了，难怪老蒋拿你捏你，捏你拿你。我在广州买一个价，你在广西又卖一个价！全中国买得一匹好马的都能当师长，你偏要擢用我的奴才来羞辱我！

“哟，蒙县长。”牙师长。“蒙县长，我就一根筋拧不回来，我站海边等你呐，我说你是开军舰从海上回，结果你广州待久了学共产党呵，又轿又马的打游击，唷。”

“大少爷（牙某从会说话到抬他轿子到广州之前都这么叫）命衔洪福，祖坟是巧对了龙尾巴翘翘的那点珍珠鸡卵上，真老虎也还赶过状元的荣光，也别提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那么老古了，真就随了《礼记·王制》篇的正经货色，按唐朝，过它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五十科，登龙门，连中三元。我古色古香老帝国，科举制度，善哉善哉，凡一千三百年，真就有十三人连中三元。穷山恶水我广西，它就敢占宜山冯京、临桂陈继昌二位先贤！北宋文才滔滔噢，我广西先贤冯京就能出这么一段传奇，乡试第一，会试第一。那殿试就险了，国丈张尧佐大女儿不嫁了皇上吗，剩个二女儿了，有个小小私愿，赶快报告皇上。这国中的宝物多多，国丈他唯独爱才，怎么办？怎么办，国丈是伯乐，皇上他还是伯乐的主呐，赐了御酒御菜呀，呀嘴，国丈乐了，赶快配了嫁妆。这中间就不用戏文了，快叫人呀，叫谁呀，叫那广西的冯京小子呀，冯京差点都光荣死了，冯京怎么跪国丈就不知道了，可国丈献二女儿的事它就众口铄金了。下面的事，信不信由你，冯京他不干，他不干，他要干什么？还差个状元呢。不跪了叩了唱个三生有幸能点状元吗？能呵，他冯京就信他能呵，他还要了一回广西刁蛮呐，他站了他拂袖了，他考哇，他就念着了，我考定状元了，你不点，是你瞎眼，芸芸众生瞎眼，我叹，皇上瞎眼，我回头哭它一把。嗯，可考定最后一字，他小子顽皮了，哎，把冯字两点往后一挪，京字变成凉字。你国丈能封不就封个冯京呵，等着瞧，好瞧了。庐唱了，状元马凉，站出来，是冯京。三元及第，冯京。阁下记好喽，为什么敢传这等妙事？冯京一生辅佐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为四朝大臣。绍圣元年农历四月初三日，冯京他驾鹤西行了，享年七十有四。皇帝特赐龙脑水银入殓，罢朝一日，亲到冯京灵堂致奠，赠司徒，谥文简。一言以蔽之，他得了哀荣。那陈继昌呢，谱也大噢。不是三元及第，他不是解元、会元、状元之后察考又得第一吗，又称‘四元及第’。官运是不如冯京啦，在翰林院修撰国史三年后，被派放外任。历任陕西、甘肃、顺天等乡试典试官，

道光六年任会试同考官。道光十年后，历任山东兖州知府、直隶保定知府、通永河道巡察、江西按察使等职。曾任山西、直隶、甘肃、江宁布政使。道光二十三年，进京受道光帝嘉勉。道光二十五年，官至江苏巡抚。死在老家病榻，可他的联句，要朽也难呐：高祖当朝一品，玄孙及第三元。’还有一联更牛：高祖六部少一部，玄孙三元多一元。’他高祖陈宏谋乾隆时期官居宰辅，朝中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陈宏谋就做过五个部的尚书主官。他陈继昌在广西临桂县考选秀才的童试中，也是第一名廪生，多一元吧。看当朝大学士潘学恩怎么夸呢：畿辅为屏，越五百里；科名盖代，第十三人。’老丈人家也是个举人噢，还真能诗，呐：共说岩中石柱连，果然端事应名山。何期柳岸衣沾后，即在槐厅手种间。有好子孙惭圣谕，以穷措大领仙班。独怜尔母先朝露¹⁾，不及生前一解颜。’其妻李氏，乃当朝侍郎李宗瀚之嫡亲侄女。李宗瀚诗韵独妙哇，呐：矫矫文公五世孙，南交科第夺中原。三头掌故今双绝，千佛名经有几尊。独秀高擎天石柱，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业齐王宋，培远贴谋属相门²⁾，要说热闹，这还算是金条能买的，难买的，呐，皇榜一放，朝野欢动。嘉庆皇帝亲自赋诗庆贺道是‘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论。’绝了吧。那本人也不独掉书袋第一噢，看联句得了，呐：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呐：经术不荒真富贵，家风有礼自平安。’呐：苇管书柿叶³⁾，瓦瓶担石泉⁴⁾。’要说能，还有最年轻的状元，呐，贾至，河南洛阳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状元，时年十七岁。丁显，福建建阳人，明洪武十八年状元，时年十七岁。还有最老的状元梁颢，山东东平人，北宋太宗雍熙二年状元。他考了四十七年，时年八十三岁。若说风流，唐朝是备其隆盛噢，常科考试甚至由礼部侍郎主持噢，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庆贺，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罢，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其荣耀，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春风得意呢，就是进士及第了。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妥吧。白居易向老诗人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一时名声鹊起噢。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索性就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大少爷，你是少爷我是书童，你上广州投奔革命，我是抬轿的，这十六年久别重逢你站着我坐着说这一通狗屁话，是要提醒一句，你不是崇拜革命呵，呐，老前辈，明末清初顾炎武，他是说过：‘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大少爷，小时候你读书我是书童，你大了走天下我是轿夫，这下子让大少爷站着奴才坐着唠叨这么一通自屁，奴才是要少爷明白，奴才不是太当秀才举人状元是一回事，问题是令尊就当奴才真就一点不懂秀才举人状元

1. 其生母已逝。

2. “培远”即“培远堂”，陈宏谋所立的居家堂额。

3. 苏轼《孙莘老寄墨》诗之三有：“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

4. 贾岛《题皇甫荀蓝田厅》有：“竹笼拾山果，瓦瓶捏石泉。”

是怎么回事。胡汉民，革命大丈夫喽，他就在清末两次代人乡试，皆获中举，私得了银两，这才使革命得了成本呢。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五权分立，不是给科举留个大大尾巴叫考试院吗。两头话完了，奴才有话了，自从广州一别，奴才也算革命了一回，九死一生哩，早少爷你几天回老本土当差，哪敢忘东家老爷呀，给老爷叩头咧，就求老爷趁早把那什么‘南天一柱’的金匾先掖一掖。哎，先掖一掖。”

列位看官，牙师长这一通话可有两千三百字呐，也不晓得他是一口气这么说下来呢还是断几回气说的。须知，历史上的牙师长可是有口吃的毛病（这从他后来在军事法庭上的陈述上看得出，如“友友友友友军年刁噢，炮一震震震，哑哑了！”平均一句有三成是重复的，如“水冷式的MG-1908，我我我我我师六挺全全全是老滑的弹弹弹链链，卡卡死死！”急的时候重复率达五成，不过，他的辩词却是一篇绝唱，据说白崇禧刀下留人，还给他的师加强了二十八挺十一年式轻机枪，即日本大正十一年设计的弹容量三十发“歪把”，十七挺九二式重机枪，即日本1932年研制并服役的弹链只要展开就可以一个人持续射击的“法国女郎之吻”，十三门原本要对付老蒋嫡系机械化师的四式七厘反坦克火箭筒，口径七十五毫米，射程八百米，破甲威力一百六十毫米。白崇禧说：“牙诸葛的话我信，那是北伐常例。”牙师长有一首诗：“丈夫古来向死生，大义萧萧是天伦。舌战群儒何言苦，酒洒江天十三门。”吹的就是这个牛）。满打满算，那唠叨的时间蒙县长能熬得住吗？蒙县长熬得住，蒙县长的烟瘾熬得住吗？熬得住，蒙县长脾气爆呢，早熬过极限了。但，蒙县长认得清，他那身泛红的绿军呢大衣可是正品美国制，穿这老虎皮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或者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军帐，只给传令兵斜一眼就行了，换言之，自己还不行。蒙县长大大惊骇，这奴才十六岁以前真是半个哑巴，而现在他对先贤大德如数家珍，都能当教官了。前也真，后也真，他不是人，是条蛇。他老爸比他更木讷，一直到死，是装的吗？他的狡猾是遗传呢还是自作聪明呢？蒙县长不寒而栗，小子不才也就罢了，若是两代主子给两代奴才弄懵了，那可如何是好！关键是，一个得意的奴才要给点颜色给老主子看看，犯得要动到那块祖辈的老匾么？

“那匾上刻有令尊光绪二十七年当贡生的盛事。”

民国三十八年去考究光绪二十七年的事？况且，老爷入了古稀之年，他还能作奸犯科？

“关键那是假的呀！”

假的？

“老奴才是担惊受怕死的呀！天知地知那是我古老帝国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了。那一年，老爷三房都养了儿女了吧，那时府学、州学和县学都称儒学，和孔庙在一起，叫学宫。老奴才帮老爷考廪生¹，不就占个公家发给粮食的小便宜么。乡试可是三年才举行一次呢，老奴才说这回不是在县里，是到省城，老爷你要自己考了，老爷就怪老奴才

1. 廪生：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生名义。

了,那为什么上一回你又拍胸脯呀?老奴才没办法了,贿买是有人出钱没人敢卖了,则天武后她老娘早就就想绝了,先设立糊名之法,批卷人没法认投卷人呀,还有办法,字有形呀,形有体呀,暗号吧,也不成了,发明誊录了,专人抄录试卷,送评的是抄本,笔迹也混了。最后做不死的,还有特别句子特别字词作暗号,可办法又来了,锁院制,考官得了任命当日就进贡院。完了。君不见,顺治十四年丁酉案,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其间,数百名举人在清兵夹带下赴北京重考。那升官发财的道路,可是往地府里行走的模样噢。这般模样了,那般模样了,老爷怎么又撞了一回彩呀,老奴才冒了杀头风险,割老爷大腿三刀,包脓水的绸布里头就用蝇头小楷灰墨,横竖里排列上万字了。虽说八股文就测试经义,不出《诗》《书》《礼》《易》《春秋》,买呀,买省城里的套题王呀。四书五经一个文句义理,古人语气噢,代圣人立言噢,对偶噢,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可不是八个排偶组成那么简单,六段文里,破题、承题、阐述,你起股得奇,中股得明,后股得深,束股得妙,篇末大结,自见功夫。谁的功夫,不说他。就说风险,替死鬼是老奴才等着。呵呀阿弥陀佛,老爷他中举,头一名,称解元。第二年春闱^[1],取中为贡生。阿弥陀佛!”

这不就完了吗。

“老爷就在复试上出的事。老爷不舍得再割一回肉,原来的伤结疤了,不臭了,一撕那绸布,出事了,人都抓了,是换人,换谁?还有谁,老奴才,给打了,不打脸,不伤肢,是定制,阳器给打肿了,事后烂了。”

不是花了金条吗?

“买住不死,买不住名。”

这又怎么样,又没往下写。

“所以,写贡生,不是欺世盗名败德而已,那是要杀头的。”

不是没杀吗,改朝换代了。

“要写就写到举人得了。虽说也学那明朝的唐寅,唐寅是放榜了,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老爷是请的末代两广总督,歌舞诗文是俗了些,可地方上也神圣了一回。然而,要写就写到举人得了。改朝换代就妥了?近来就有那么些腐儒闹什么乡村教育,真家伙拿枪弹不当回事,不当蛮地野蛮,不当瘴地有瘴,真家伙到县城求商绅搞什么捐学,还矫枉过正复孔庙,真家伙查府志县志,你老爷在州在县哪有贡生的大名呀?”

这仗都快把人给吓死了,还考究这个?这不废话?

“话废了也算了,老爷和奴才,不是说话的。可老奴才还不住地生儿生女,那就不对。”

1.春闱:唐宋礼部试士和明清京城会试,均在春季举行,故称“春闱”。

蒙县长歪歪地跳了一下。

“大少爷，听奴才一句话，你我可都是老爷的根呢。”

蒙县长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自己把裤头的九四式手枪(广州击落日机缴得的宝贝手枪，形制小于一四式而火力大于一四式，弹量六发)捏在手里，他是弄不明白自己这是要杀牙师长还是杀自己。这下子，他更不明白要不要杀，杀，杀谁？

“所以，现在说老爷，不是说令尊，是说我们兄弟的活祖宗。老奴才，不死他早都死了；猪哥我，不苦也都苦出头了。我鸡肠小肚我能闹到今日此时？有那么一天，闹出来老爷的金匾是枉挂了五十年，这翻出来的可不是个假贡生的笑话，这一翻出来，你，我，不是欺骗清朝的老佛爷，乃是欺骗党国。”

蒙县长把枪捏了，可不是心想捏的，老军人变成了吃奶的小孩，在发肉紧呢。

“抗日，日他娘的，美英，他不是别扭了一百年么，结盟了。美利坚，苏俄，他不是猫和狗么，握手了。大少爷你是广州人我是乡下人，我们北海防城钦州这牛屁股港口让党国记挂了也招小日本眼了，不就一条滇缅后援线么。蒋桂战争，现在蒋桂度蜜月呢。国共不共戴天，现在‘毛匪’都叫蒋委员长了。抗日，它是捏肉浆的活呀，哪省哪城哪州哪县，官的商的不抽金条不掏银锭的？分上上户上户富户三等征军费那是闹民权的事呵？呵？我怕老爷给枪毙喽我亲自登门拜呀，哎，老爷他就念着我是老奴才的狗种了。党国呵，人伦呵，我一枚炮弹还给石头压了。”

关键是说话的坐着，听话的人站着，那话越是入情入理，那人就越该死掉。蒙县长感觉是从少年(猪哥抬他轿上广州时他十六岁猪哥十四岁)听到了暮岁，那话是多冷的风噢，他听得颓废了。他歪得很邪门，像崖上扭的树根。他扳不正一个北伐老兵的身腰来，亦跛亦瘸亦残，一串铅水般沉重的口涎像蛛丝，闪着悠着。他是要扶椅，可枪口先碰响了。

牙师长终于弹了一下眉头，扭了扭，他缓缓吸了一口气，一似终结某种咂嘴咯牙的中医疗法，勃然站起，然后撑了一下双肩，隆胸坦肚，伟岸而孤傲起来，说：“还是叫你蒙县长吧，你请坐。”他说：“我知道在这种家庭的人，谁都不能免俗，你呐，回开头那句话，你就口衔洪福。你看你北伐的名也得了，受伤，就有团长把你个排长变成副团长，就让你把地主老爷的闺女变成团长太太。这还用别人费唇舌我才懂呵，可有些事我还是听了才懂，听说那大恩人团长当烈士了，你关照的不是他的家小而是他的娇妻。你发妻她疯跑了，说是去找你，找你们那对虎头虎脑的儿子。你这回又带个小嫂嫂回来那头又养个情妇，这风流呀，我又不是封建脑壳，我是不放心你那点枭雄做派。蒙县长，我就怕你停大万大山上过夜冷着了嫂夫人，昨晚给你洗脚的是我派的丫头。嗯，这丫头就爱玩枪，我听说她把你弹夹给掏了，你不觉得枪是轻了点吗？”

蒙县长眼着火了，泪也浇它不灭，瞪着怔着。

牙师长缓缓走过来，弯腰从蒙县手里下了枪，弹一下，翘了弹夹空甩一下，又装上，塞入裤袋里，拔手的时候带出另一把簇新的南部式拳銃一四年式手枪，那是南部

麒次郎大尉于大正十四年设计的。他嘎地装了弹夹，递入蒙县长的手里，转身时说：“换弹麻烦，可走火概率比九四式低。你是管这个的，知道弹量，多94式两发。”

能在两天前就叫蒙县长的枪哑了的是牙师长，敢把能响的枪交你手上转过身去的还是牙师长。

蒙县长这时才发现，牙师长左肩背吊着一瓶西洋的药液，药瓶垂的针插在牙师长屁股裤上裂的小洞里。时髦噢，在吊洋针呢。也难怪他不请坐。师座韬光养晦，这军帐确实是空荡荡的。

牙师长一直就没指望蒙县长应声，可他还有话：“我也不送你了，晚上在大金砂的宴算是我的合作态度，党国的事，不敢有所怠慢。也算是给老爷回个脸，上次我是气瞪了眼走的。”

蒙县长掉了一团口涎。转身走，是腿麻的原故，险些就迈不动脚，一迈，步是大了，但从响声听来，就有点小气。

第二章 最后的晚宴

蒙县长最后的晚宴！

淫雨菲菲。紫苏把苍天给熏黑了之后，把人给熏得喘得不行。紫苏是毛边紫色香菜，二月发芽，五月蓬勃，七月大红大紫，九月蔫掉。紫苏香中有异，破腥，释膻，涂烧烤，蘸乳腊，先是硬的软的酥的脆的香，咂过嘴，是你嘴穴鼻孔喷香。有紫苏的宴乐如何，难说；没呢，老少嗷地狗吠一声蹠起脚尖来。紫苏尊号紫气东来，雅名七仙女。腊月淫雨天寒地冻没了娇娇紫苏，那又如何，这就是坛坛罐罐的古老功夫了。紫苏大红大紫的时辰大太阳底下掐了带小枝小丫的，往泉水里抖一下，晾蔫了，平铺瓦罐里，隔层浇过米醋，如是满了，黄泥石灰沙子三合土把瓦盖封了。到时候揭了瓦盖，抓一把，紫光透亮，真就跟神仙的小红指爪一模样，切碎了，往狸油锅里一爆，呼，就刮起那香岚把人伦的大魂大魄给夺了，可那油晶火亮的碎屑还在锅里，往碟里甩那么一小小银勺，那春那夏那秋，一色的香浓就复原了。无独有偶，生而红干黑的榄果，那心也是紫的，榄果是崖上的最好，大风大晒，三五丈树干是银铠铁甲地崩着龙鳞，绝无旁枝，摩顶却兀有乱枝如雾如虬，陡斜角翘，所缀榄果如桃核的形制，如木瓜的青紫。能者便等那骄阳斜落，猴爬树冠，采那灿亮如金的，置于布袋，垂下树脚，买家是在树脚兑光洋铜板的。回头煮半锅瓦顶露水，待那水面皱了银纹，便将榄果倾入，只一摇，乘热一掐，甩掉核，往紫血眼里塞些紫苏盐粉，平铺在青蕉叶上，日晒瓦底，夜晾瓦顶，三昼夜或早或迟，青铜榄肉变成了猪血倒影的紫金，入罐了，与封紫苏酸坛的瓦盖一似。这时候出坛，榄果酥软如紫苏，紫苏透明如榄果（相传县里头一位阮家秀才考举人的时候吟了一篇《故园赋》，中有“腌榄禅宗君未知，三年揭坛见珍珠”句，上等的榄果三年后的色味略胜于当年，把慈母腌榄果的秘宗也影带进去了。第九年，官到知府，给巡抚拜上一尊小金佛，不受，只吟了一句“腌榄禅宗君未知”，阮举人眉头就跳了，连夜策马九十里。旧屋那是七年之前给鸡爪风拔了顶，给天崩雨刷了墙，等老母拄了竹杖领到那荒冢地，这捅捅那捅捅地捅响了一窝婴鼠，又捅响了一声闷瓮，揭了乱石，呀嘴，这黑灯瞎火的怎么这乱石堆就泛晦光呢？阮举人当时是吓倒了五步，想这没跪没拜地就捅起来真捅着祖莹的鬼灶了，可老母心中有底，还揭石头，揭那亮的光的，莹莹惨惨，扒了，异香扑鼻。那腌酸的瓮早就崩了盖了，抬了摇一摇，蹦几枚酸榄出来，都是牛眼马眼的

炯炯放亮，哪敢换坛换缸呀，就棉絮软垫软包了装篓了，送呀，正不知怎么下马给巡抚大人谢罪，巡抚大人转朱阁下回廊就迎出来了，补吟了两句诗是：不信九年九十里，君子能忍清风妒。榄果与紫苏一并薄薄地削了，猛爆狸油，亦丝亦粉，清香入风，街巷可闻，馆名是可有可无的，唯一一条，这香料只配山珍海味，若是穷人家也碾上那么一碟，口水鼻涕流尽了，肠要断的。闲话打住，此宴主席一圆桌，宾席八桌，缠裹了半里的神烟仙雾，一丈一丈香风熏了，再一看桌上铺的青蕉叶、竹刀、黑芝麻碟、爆辣椒碟、爆鱼鳞碟，来的都不是闲人，都知道牙师长求的是一团祥瑞之气，又都知道二十五年前的主仆故事，所以，连连打的喷嚏，无不响亮而清脆。

出了一个小小插曲，与末代蒙贡生蒙老爷邻座的古棱老一个喷嚏打不出，哭了，真哭了。

大家一看，原来古棱老的秃颅又拱了不祥之兆，一只一寸长的氓斜叮了他的鼻梁。

氓不是跟牛过不去的硕蚊么？这冬至了呀，墨黑透蓝的硕蚊它不死，还进了城，这氓它可知道是赴了宴么？它千不挑万不选就吻了望瑞年的古棱老，而且斜的是鼻梁的位置。瞧它一锥多深多痛快呀，毛耸耸屁股就是一枚微型的榄，颤着，要坠不坠。

要命的是这氓你不能一掌拍死了它。古棱老站起来，像一只浮水的古猿，瑟瑟地颤那枯槁的窄肩，好像他顶着的不是一只氓，倒是他被氓提拎着，怕坠的不是氓而是他，他轻轻地转过身去往外走，哇地号起来了，有一二侍女盘旋上去扶了，但扶了，那号就更惨了。

“一掌不就毙了吗！”贴牙师长座的牙营长忘了辈份，嚷嚷道：“是哭了吗？”

“不可呀！”原来蒙老贡生也哭了，他曲了左掌的菊花指提拎起右腕的藕纹黑绸袖子，先左眼后右眼轻轻那么染了一下，又染了一下，敬告道：“古老弟晚老夫一岁，古老弟的坎坷，老夫是爱莫能助呀！”蒙老先生不吱声则罢了，吱了声，就崩溃了。他首先说明：“这不是硕蚊呀，但凡斜鼻梁叮血的异物，分明是咒你一不祥之兆呀，军帐不杀信使，古例有则的呀！古老弟，你委屈了！”

大家不得要领。

这就更让蒙老先生倍感忧伤了，他劈空而叹：“这碌碌红尘，都当古老弟是一旧朝病猫哦，殊未知呀，西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尿裤了，签丧权辱国之《马关条约》。西历1895年5月2日，邻省广东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之数百举人上书清帝，苦求拒和、迁都、变法。书生议政，可爱复又可哀，唯谭嗣同巨目所见，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越三年，即西历1897年，成《仁学》，胆敢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惨祸烈毒’，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胆敢惊呼，对于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风闻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古老弟贱变祖产，买了湛江船王的六箱新款火铳上了津门，与谭嗣同君呼应变法。岂知维新派一群书生如何抵挡得了顽固派之铜铁鹰爪，慈禧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

废黜光绪，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何等痴情，居然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斯时也，谭君之少年同窗古老弟客居谭君宅第。北国风沙，那不三丈五丈地遮了天地吗，啪，就有一只蟋蟀样的黑虫弹了古老弟一鼻，古老弟对镜观看，吓得尿也流了，古老弟何惧之有？惧者，谭君之命也！古老弟弹罢异虫，待谭君归来，劝了半夜要谭君避一避风口，谭君岂肯听得入耳！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懿旨，捉拿维新派。谭君知命，拥古老弟一哭，非哭命也，是哭谊也！古老弟受托转文稿与梁启超，梁君痛哭谭君何不一避！古老弟将谭君原话转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保护’谭君，谭君回绝，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君狱中之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是古老弟录呈梁君，梁君泪眼难辨，是古老弟泪涂谭君诗也！‘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两句若非古老弟眼见手录，怕是万古悬疑喽。当时模糊不清，梁君夺笔填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算是一代义士，一脉英魂吧。古老弟逃回两广，成了乞丐，唯心中藏了谭君梁君的药石之言，矢志革命，四十年而不渝！”

这氓叮古棱老鼻梁的事有些突兀，满桌尴尬，毕竟蒙老爷口中的英雄又煞是可爱，人人又慷慨起来，主席乃至宾客，全都坐不住了。蒙老爷本是县城之尊，出了个县长子，更有传闻，兵农统一非常时期的驻军师长竟然是蒙老爷的种！是跟长工的媳妇生的！这传闻绝非空穴来风，谁的眼不滴溜了几圈哩，盼了三年，终于目睹蒙老爷、蒙县长和牙师长三人一席。瞧呀，一抹的狼眉，一刀的豹鼻，一腮的鼠毛，一副薄薄的腥唇，这神这魂这肉身，模子能倒出这么一老二少的投契么！呀嘴，蒙老爷的嗓跟牙师长蒙县长的嗓更是一罐蜜腌的，丝丝的沙沙的！

蒙老爷既动了尊口，一时就煞不住了，这回是浇了几滴清浊老泪，着那神龙活现的事端，古色古香起来。“孙文九死一生而得民国大总统之再造天机，民国九年，广州王陈炯明击退盘踞广州一带桂、滇两系，盛邀孙文回重回广州。殊未料孙文执意再度北伐，以全新之世道，布置中国，与主张暂缓军事的陈炯明大起冲突。陈得势不让，炮击总统府，孙文怅怅而别，逃中山舰时分，夹于海上洋舰岸上土炮，孙文之悲，复谁知之？孙文得意门生蒋中正日复一日与孙文下棋，中正知之，古老弟受命送银锭到舰上，古老弟知之。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又是冬日，冯玉祥‘北京政变’得手，掀了吴佩孚之北京政府，携奉系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电邀孙文北上，是共商国是也。孙中山辄动，欲离广州，绕日本，作北上之行。孙文何德何能？孙文自知也；孙文沉疴，孙文自知也；家宴朋辈，其寂寂然复又昂昂然，满座皆知也！一匹黑金虫嘎！”蒙老先生凭空那么一弹，哑了，要叹，叹不出，咳，咳不动，一个喷嚏闷住，憋得老脸青筋斜暴，白眼横瞪，只得哭了，所幸也不忍哭，哭中嚷嚷道：“古老弟是代表同盟会我粤西（广西）党团奉金条攘助革命的呀，那匹黑金虫，嘎，就趴了古老弟下巴，贴了不动！”发布罢这旷世奇

闻。蒙老先生喘了一口清气，感慨系之，捶胸道：“孙文独步天下，岂有不知恶兆之理？唯英雄虎胆，破口而出古句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唉呀呀，这不是吟荆轲而咒浩命吗！孙文虽号医学博士，干的倒是枪炮义举，凡穆南关而黄花岗，跟清廷爪牙干了十数仗，古老弟出生入死算是孙文的一介马前卒了，自脊梁骨而裤裆宝物，阴阴阳阳都佩了大清帝国的弹痕噢！孙文屡战而屡败，屡败而屡战，何惧之有？呵！何惧之有？古老弟得与孙文三次秉烛长谈知难行易说，行也易，知之难噢！既知之，何不行哉！彼时古老弟大知劝他不住，索性拍了壮士胸脯，把只下巴的黑金虫给拍烂了擦掉，拍案而起，大谒一语云，孙先生之刺秦，是手刃封建阴魂之恶魔也！孙先生之万劫不复，是一投世界潮流也！语罢，举杯一碰，半杯是洒了英雄胸襟，半杯是入了烈士肝肠，与孙文诸同盟会同志，干喽！壮别归来，古老弟大病一场，险些一命呜呼。那一夜我等不才相聚，同志之泪，何浩浩汤汤矣！不是古老弟一命呜呼，乃是孙文在帝都北平，痲痲（实为肺癌）而亡！”

一桌皆惊。谭嗣同饮刃牺牲，旧闻旧矣，孙文病亡北京，国父远矣。倒是这谭嗣同孙文与古棱老的一段奇缘，令古棱老神乎其神了！

毕竟牙营长无知，牙营长嚷嚷地又有话了，他说：“是，是事不过三，谭嗣同、孙文，两个不祥之兆灵验了，我等倒要看看这氓的恶兆！古棱老，这不徒有虚名了吗？他哭恶兆？”

这话没把蒙老生气死。蒙老先生不是叫了牙营长三个月侄儿么，这回他惊得像个生人，抓那副银框眼镜，呆呆地侧看牙营长。

好在佛阳老在座，佛阳老耐性十足，动了早鹅嗓，道：“这位营长大人就没听说了，古兄乃岭南桐荫词派之中坚，兀有悲悼，是忍不住诗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心夫万雄者，奈诗魂何！”佛阳老甚至于赌气道：“谓予不信，只等古兄打转身来，未必留得千古，但毕竟有了！”

牙营长还能听明白佛阳老这是给同辈人留的一份尊严，可他到底是空腹用酒洒上头了，不用脑，翘了舌根就说：“要古棱老一个喷嚏打了不收，先出来一篇诗文，那才叫屈子当道，李白再世呐。你即兴是诗，而后再哭，再号，那哭就是诗，那号就是词。你撕人裤子，你是念奴娇；你杀人，你是荆轲！这不雅得很，你是哇一声哭了，这算什么？”

这话可怎么得了。蒙老、佛阳老是一抱圆捉了衣袖把老眉老额全给遮挡了，免死狐悲呢，萍逢老也一抱圆捉衣袖一点一点地侍弄眼角了，照理说，穆盐王、阮布王、尚棺王、凌烟王、楚虾王都在五十岁上下，要说有五十年以前的苦衷，恐怕也是想念罢了，可他们似乎听出来，虎视眈眈牙师长的沉默乃是火山之沉默，而牙营长的嚷嚷不是讥讽古棱老的老朽，乃是借抗日之名，行敲诈之实。听呐，连老同盟会的烈烈大忠他都敢嘲弄，这不是要给地方上的权贵一个下马威么？这么投鼠忌器一番，一一二二都心里发寒了，不约而同，都一抱圆地挽袖拭泪，弄假成真，歔歔一片，一桌歔歔，则七桌如丧考妣，这襄襄盛宴，一时冷了。

牙师长晒道：“牙营长噢牙营长，我的意思，你是给这迎接蒙县长的盛宴提个鸣炮的热闹角，担个护轿的安神角，可蒙老爷古道热肠，念你我同出一牙姓，也敬你为上宾，如此唐突，都忘了辈分了吧？”

这话说得像个绅士，可是清澈、爽朗，举座无人不听，无人不明。

“得。”牙营长这就受不住了，脸马上蜡黄了，纸白了，复又叶青了，他噓噓道：“我也不耍小孩脾气，这就滚蛋，就说两句。呐，我驻军初初扎营，不就上古老先生的院子扛那么几张竹筏当床么，呀嘛，连长回营报告，古老先生气疯了，气疯了？我不信，叩门而不得入，绕石墙一听，满一轮明月在西窗呀。古老先生他对月长哭，哭什么呀？鬼知道，快一百岁了，哭，吓不吓人？还给谭嗣同送金元宝送杀人利器？闯天津卫？出入清廷死牢？还跳中山舰身遮国父？还给孙大炮呈了谏言？如今小日本一炮打崩我中国，这国不是国父之国？抗日救亡，给赴死兵勇垫几张破筏当尸床，哭？咒同志孙文之国乎？咒父老乡亲之土乎？国未亡，举哀乎？”

牙营长傲岸一仰，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当空虚甩了一圈酒杯，倒扣在桌上，反手轻轻地搁下筷子，狮撵了一回披肩长发，扣上大盖帽，转身离去。

蒙县长一手钳住牙营长的腰带，轻轻带回。牙营长只是看着牙师长。牙师长半勾手，轻轻点了点。牙营长不客气，与蒙县长同时坐下，竟然如新来乍到，给满桌贤达拜了一揖。

这时辰，恰好古棱老让一对金童玉女挽扶回座。

众皆瞠目，不像是一一注目古棱老的鼻梁，倒是古棱老的鼻梁变了无形爪，一一把众人的眼珠给抓住了。古棱老的鼻梁徒留一胎紫色的肿印，若隐若现，若明若暗，虚了，却无比地显赫了，是因不可忘怀的那匹形为墨蚊而硕大如榄枚的牛氓。当然，牛氓不在古棱老鼻梁，牛氓在人人心上。谁的恻隐之心都这么活灵活现了一番，那古棱老的古板和呆滞就带了神圣的意味。若是古棱老脱口出来一篇诗，那么，谁都深信不疑，古棱老那撮约摸十九根到二十九根左右的七寸白须乃是神仙指缝里漏掉的一滴银水让苍天之风梳了再梳了，梳成这不朽的寒丝。若是古棱老倏忽痴呆，喃喃说起他四十年前杀了三名或者五名侵略我穆南关的法国兵，那么，谁都会深信不疑。古棱老或许记错了，可能杀的不是三个或者五个，乃是两个或者六个；或者，古棱老或许怀疑自己是醉了杀人，杀的不是法国兵，乃是英国修女。但千万千万，古棱老千万不要遇上什么不测，哇地又哭号起来。这么破费了一番心思，谁都看清了古棱老的鼻子还在不住地抽搐，谁都预感到一个喷嚏埋得很深很深，谁都郁闷，莫名其妙地把古棱老想成一块翡翠玻璃，锋利如寒刃的玻璃，随时一声破裂的玻璃。

恰在这时，蒙县长的夫人穆圆圆笑破苍穹，大红大紫地到了，七桌莫名所以，主席算是怔忡。蒙县长在护腰椅上弹了半寸高，知穆圆圆者莫如蒙县长，而知蒙老爷者，亦莫如蒙县长。1926年5月李宗仁当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兵出湖南，他这个伤残排长冒了副团长的名养伤，二十六岁，娶（应是纳）十四岁的穆圆圆为“团座太太”，

此时1939年，夫三十九妻二十七，二人映照，老则见暮岁之萧然，少则在十八之芳春。更惊人的乃是穆圆圆把女佣甩了，摇摇曳曳一个孔雀登枝，嗖地坐到了蒙县长的膝头上。蒙县长险些仰倒，把着了半露的护腰椅手，这才把个红袄香腮的夫人给生生托住。偏这少不更事的夫人只在华发顶上倒扣了一把红木梳子，一把青丝是绞着纽着打了个结，可飘飘三尺却是散的，这下子披着甩着，把蒙县长的眼挡黑了。她侧身先是一掌推了蒙县长的下巴，咯咯笑道：“我得了个秘密，我不告诉你！”道出这么个警句之后，穆圆圆晃了一个一弦形，仰了不动。谁也不知道她的秘密，她这是佩服呢，看雕龙画凤的吊顶，洒得很凄艳的灯笼，红木锃亮的仙鹤形云，祥花寿果，乌木镶嵌的象牙宝塔，贝雕山庄，窗呢屏风呢，层层掩映，环环相扣，把个地上的神仙引到这山珍海味的席间，席上珍馐，亦土亦洋，极尽豪侈。袞袞诸公，大抵都没能逃过她的法眼，只是她装癫卖傻，深吸了一口气，幽幽叹道：“哇，广州的魂都跑县城哩！”她又突发灵感，惊叫道：“噢，明白，我知道广州人都跑哪去了！”她这么大呼小叫了，兀自哑掉，侧耳倾听了一会，若有所思，唱的是《玉女剑》！她又叫了起来：“哇！广州的粤剧名段，全到这人间仙境来了！《玉女剑》！拉了多靓的嗓噢！”她又叫道：“我得了个秘密，我不告诉你！”这话当然是对蒙县长一个人的，她哗地又亮了一道目色，嗖地把满席尊贵全扫白了，婉转道：“各位长辈，各位长官老爷，慢用！”这穆圆圆弹起来了，勾一个兰花指在半空招摇了一句哑语，一阵风消逝，大家呆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再会的意思。

知穆圆圆者，蒙县长也。可这回，蒙县长又不明白穆圆圆了，他怀中空空，怅然若失，尴尬之至，他太知道穆圆圆的家公他的老父蒙贡生了。要命的是，九十三岁的家公与二十七岁的媳妇是打死了也不能明白彼此的心思了。蒙县长一直觉得蒙老爷每年大年初一都准时于鸡叫三遍起身洗脸，长跪那块金匾，金匾记载着世系状元一贡生一举人七秀才二十三，巡抚一刺史一知府三县令六，同辈三子辈十七孙辈一百零六（当然是仅录男丁不录女口），上三轮香的姿态与口中念念有词，那是人影鬼魂年年相似的。呵护祖上名分和繁衍子孙，蒙老爷一生可谓披肝沥胆，同时如履薄冰。蒙县长早就怀疑，蒙老爷生下他时是五十四岁，这是没错的，可后来还夭折了五个弟和三个妹，娶第七房这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每隔八岁娶的一个妈，这些小弟又是妈不同妈，同父么？这一听牙师长的话，才知道老爷不但美美地谈论的贡生乃是造假，而且为了添丁，居然还借腹！蒙县长这时辰瞟了一眼望瑞年的蒙老爷，已然惨不忍睹，这时辰还杖抵双掌，双掌抵额呢。他可不知道，他这个光宗耀祖的门庭，只是个节衣缩食的主仆之家罢了，他管牙营长叫侄，真要养一个营，不出半年他就垮了，而穆圆圆的家父养一个军能养一辈子呢！

牙师长笑得最开心，但见几位老绅士贼眉鼠眼还遮着挡着窝在臂弯里，而几位大腹便便的财富王者却乐得红脸放光，牙师长放言道：“蒙老爷，晚辈一介武夫，既没有一进我古帝国伦理之堂，也不很理会花花世界的洋气，不过，晚辈一听见穆嫂子之朗朗笑声，乾坤打心里就亮堂了，我古帝国称上下五千年，朦胧一些近的，自屈大夫沉汨

罗痛痛地哭国，而至蒋委员长中正上庐山嘎嘎地喊抗日，百数十代男儿是没杀光死绝，可活的也够乏累了呀。倘若那普天下的妇人也拍案而起，这党国的担子不就轻了一半吗？我须眉男儿哪用提眉瞪眼熬风月呢！”

喻地笑了。

这下把个蒙老爷宠坏了，老先生崩直了食指，嘎嘎地砍在桌沿，腥沫乱弹，慨然叹道：“都是那洋迷心窍惹的祸，都是那时髦孙文惹的祸，自从他撕了银票，周游一圈美利坚，逛了一回英伦，那体统就不像了。再骚一回东瀛，拿捏个孙辈的宋家小姐，他就更不留我同盟会的老脸了。古老弟你好歹没死，你是坐广州开国大典宴席的，那孙文同志他就敢把小的嫩手，牵到列位党国栋梁中，让列位闻闻那奶气她香是不香，她腥是不腥，呸，我国运哪有不霉的道理！”老先生原本是看那儿媳穆圆圆不顺，顾左右而言他，是指桑骂槐，理一理这辈分的尊卑，哪想一时就急岔了，歪脖子哭道：“呜呼我民生多艰，一铜板一光洋它难道是从枯井妖坟里蹦出来么？一铜板一光洋它难道是从白云苍狗上弹下来的么？我万万子民之膏血呀，多难才买得那么一架铁鸟，那是承载国运的呀，孙文同志他就叫女人屁股先坐了上去，这国运能不崩吗！”

都掩嘴哑笑，开心坏了，但这似乎有点不对。

“蒙老前辈！蒙老前辈！”仅小蒙老先生六个月的佛阳老卖弄道：“那芳龄国母，乃是蒋委员长中正一辈的了，非庆龄者，是美龄也！”

蒙老先生对此尤其愤慨，吼道：“什么呀，不就一对妖女吗，她庆龄美龄天罗地煞见面不认得也就罢了，一国父一国君，师徒同招一姊妹，这风流灯里，可是两眼妖魂呀。”毕竟，以望瑞之年当了华筵诸君这么闹腾，可是大失君子之风。蒙老先生但觉一腔的悲愤甚是孤寒，几如乌鸦之哀吟，真理固是真理，却不是叫世俗能会心一笑的，他就呼喝道：“古老弟，你说说当初同盟会诸同志致孙文孙大总统之一派诤言！”

大家哗地寻古棱老，古棱老呢？

刷地，有脸白了，有脸青了，有脸乌了，惨惨的脸聚那古棱老的背影，那背影是贴了门背，古棱老他是不忍那蒙县长夫人的放浪呢，是不忍国父孙文的悲凉呢？总之，古棱老是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这时辰再不痛斥晚生整整九个月的古棱先生几句，则佛阳先生萍逢先生二位就失敬于蒙老先生了。不过要开骂那可敬可畏复又可笑而可哀的古棱先生，这二位老还是心虚胆怯，佛阳老忠义为上，在嗡嗡铮铮的大宴堂里调了五尺内才能听的声气，破题就作了惊人之语，道：“古先生一介匹夫孤寡了六十年，这驴脾气是越悻越烈了。他偌大一院子，五十年没娃子的声音了，四十年没女人气味了，三下年不进新家仆了，二十年不饲鸡养鸭了，这十年废猪羊而养兔……”

都赏佛阳老崇敬的欢笑。

布王诡秘一笑，说：“佛阳老真是法眼穿墙呀，古棱老院里的兔肉是香在这县城了，那花狸兔皮可是上了洋轮兑银票咧，那兔皮银比兔肉银重七成咧！”